

八里桥之战，那最后屹立的战旗

“清晨晴朗，略感凉爽，令人快活；河面上，田野上，飘浮着朦胧的薄雾……不一会儿，明媚的阳光驱散晨雾，照耀远近乡野，大地多么让人陶醉！”

第二营一位士兵在回忆录中描绘的这一幕田园牧歌的景象，代表了公元1860年9月21日这天早晨，英法联军从总指挥孟托班将军、将军的秘书兼翻译埃里松、谢内维埃尔参谋直到随军教士吉拉尔在内所有人的心情：轻松、快活，对前途充满憧憬。数天前的张家湾之战，他们取得了胜利，然后“掘地掀顶，翻箱倒柜”，抢到了不少的金银珠宝，一个小小的村落尚有如此丰硕的斩获，再往前，那座举世无双的精美皇城里会有多少奇珍异宝，简直是想想都令人兴奋无比的事情！

多年以后，法国随军记者夏尔·德米特勒西回忆起那个早晨，依然笔触激动：“号角和战鼓吹响了起身号，全军向前推进！”

直到他们看到那座在晨风中显得异常精美和坚固的石桥。

僧格林沁的两个致命错误

八里桥，始建于明正统十一年八月，正统十三年十二月建成，明英宗赐名永通桥，建筑这座桥的原因是“通州城西八里河，京都诸水汇流而东。河虽不广，每夏秋之交雨水泛滥，常架木为桥，比舟为梁，数易辄坏”，是以修建之。

八里桥是一座三孔石拱桥，据著名建筑学家孔庆普测算：桥长60.2米（从北地伏端到南地伏端的水平距离），宽16.2米。中孔高而两边孔较低，便于泄洪和分流的需要，侧墙为平面，向上稍有内顶，四角有八字翼墙，桥下四角有雁翅泊岸，上面各有镇水兽一只。“栏板原为青石实心板，望柱原为青石方柱，柱头除四根角柱为平顶外，各有石狮一只……端柱外各有一石雕座兽，兽体与端柱为一整块石料雕成。”战后，尽管这座桥上遍布着弹孔，但英法使团的随团医生芮尼依然对它的“外形美观”赞叹不已。

从建筑工艺的角度讲，八里桥亦有极富创造性之处。由于它位于通惠河的下游，河床土质为沙黏土，而桥属厚墩、原拱和重力式桥台结构，所以在建设桥基时采取了在较大的杉木桩上疏铺双层杉原木，构成木架，速成插架法，其上

再铺砌单层大条石形成整底板，这样既坚固又抗压，迄今在古代石桥中仅发现这一座采用了此种方法。

八里桥建成后，不仅是陆路交通要冲，而且在漕运史上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。据史料记载，清代，从南方来的漕运船都是有高桅杆的大型帆船，所以后人认为八里桥的中孔之所以高达8.5米，宽6.7米，是为了便于漕运船的通行，甚至留下了“八里桥，不落桅”的民谣。其实这是一种误解，因为通惠河水较浅，漕运船不能进入通惠河，南来漕运船上的货物必须在北运河北端（通县）东面搬到小型船上来，再转运进入通惠河，所以通过八里桥的小型船本身就没有桅杆，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八里桥在漕运史上的重要地位：它是整个漕运的“终点线”——也是进入北京城的最后一道“关卡”。

这一点，159年前参与八里桥会战的英法联军和清军统帅部，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。

战前，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制订的作战部署是，开战后，先由僧格林沁指挥马队全面出击，向联军的左翼到右翼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锋，待联军被冲乱阵型后，隐藏于树林与战壕中的部队伺机冲出杀敌，作战时兵分三路，由定福庄移驻八里桥一带的胜保部迎击南路联军，瑞麟部迎战东路联军，而僧格林沁率领主力迎战最强大的、也是主攻八里桥的西路联军。清军参战总兵力达三万人，其中马队有一万人。

相较之下，联军的参战兵力要少得多，共计五千人，但装备精良，除了前膛燧发枪和滑膛炮外，还有少数配备了最新式的线膛火炮和线膛步枪，而清军除了极少数的旧式滑膛枪外，使用最多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。更加致命的是，僧格林沁的战前部署犯了两个大错：首先联军实施主攻的是南路由科林诺将军率领的法军第二旅，而迎敌的恰恰是清军三部中最弱的胜保部；其次在阵型上，英法联军采用的是三排阵列的战列步兵线，“前层踞地，中层微俯，后层屹立，前层先行开枪，中层继之，后层又继之”。尽管清廷此前告诫僧格林沁，面对这样的阵型，再按传统的方式，上来就用马队冲杀，“马匹一经受伤，必然惊溃”，导致最终不是乱了敌人，而是乱了自己，但

可惜，僧格林沁并没有听进去。

炮火枪弹打不倒的军队

上午七时，八里桥会战正式开始！

最初遭遇清军的，正是科林诺将军率领的法军第二旅先头部队，包括一连工兵、一连炮兵、两连猎兵和两个骑兵炮兵排，冉曼将军率部跟在后面，其中包括猎兵营的剩余部分、火箭兵、炮兵连和101线列步兵团。发现清军后，科林诺赶紧命令部队停住，组成方阵，架设大炮，准备迎战。而清军的军纪严明，给埃里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黑压压的一万骑兵，在行进过程中毫无声息，沉着而坚定，“一切动向，全由上下左右晃动的旗子示意，好比海上的信号！”

僧格林沁下令，马队向敌军的宽广阵地全线冲杀。

骑兵们挥舞长矛，手持弓箭，喊声震天，企图冲乱和割裂联军的战斗队形，尽管遭遇猛烈的火力攻击，他们还是前赴后继，“骑兵的人数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增加，很快我们整个战线都遭到迂回和包抄，一时我们都认为已经被密云一般的骑兵团团围住了，他们的人数真是多得吓人！”早晨还在被号角和战鼓激励得斗志昂扬的德米特勒西，此时此刻却感到了恐惧，“大炮发射出去的许多炮弹在敌人骑兵中引起了混乱，迫使他们后退，然而敌人很快又卷土重来，并且发出野蛮的呼喊声！”形势越来越严峻，危险迫在眉睫，科林诺的先头部队很快就顶不住了，下令撤退，但清军的战马奔腾而来，四处扬起大片尘土，仿佛要把联军踏个粉碎！多亏炮兵的猛烈轰击，才帮助科林诺解围，与后续部队会合。

这时，僧格林沁已经发现主攻八里桥的是南路敌军，而不是西路敌军，为了弥补战前的决策失误，他在胜保部与科林诺部激战的同时，指挥马队穿插于南路和西路之间，试图分割这两路敌人，其后以步兵队配合胜保部包围科林诺部，歼灭敌人主力。清军很快发现了联军部署中的一个薄弱环节，即科林诺部和英军萨顿旅之间存在着一个空隙，他们立刻汹涌而入，德拉格朗热中尉回忆道：“炮火枪弹像打不倒清军似的，他们死而复生，顽强战斗，甚至冲到我方

大炮前三十来米。”清军的此种英勇，给科林诺部以巨大的压力，特别是射来的密箭造成了严重伤亡，最艰难的时刻，他们不得不靠拼刺刀来顶住清军的攻势。

“这样的英雄主义在中国军队里是经常可以看到的，而在欧洲则以讹传讹，竟认为中国军队是缺乏勇气的，此乃一大谬误。”吉拉尔教士回忆道，“八里桥之役，中国军队迎头痛击联军，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、矛、迟钝的刀和很不像样的炮，尽管他们呼喊前进，勇猛和反复地冲杀，还是遭到惨败……”

这时，清军排列在河岸上的大口径巨炮开始发射炮弹，但这些炮普遍陈旧，其中一门竟还是1674年在阿姆斯特丹铸造的，射击精度很差，大部分都没有打到联军的阵地上，反而被联军的贝茨曼上校指挥的十二号榴弹炮轰垮，清军摇起军旗，下令前线兵勇撤回八里桥，而联军的炮火也终于延伸到了八里桥上。

八里桥上最后屹立的人

几乎每一个参与八里桥之战的联军将士，在回忆录中都反复提到那位挥动黄色旗帜的清军旗手。

“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大群身着黄衣的中国人聚集在桥上和桥的四周，为首的乃是一位骑在马上长官，他勇敢地挺身而出，站在他的士兵的前面，他挥舞着黄旗，以示挑战！然而我们的十二号炮已经进入阵地，并把炮弹倾泻在桥上，这时，桥栏上的大理石被炸得粉碎，四散飞去，再加上炮弹的碎片，把桥栏上安置的石兽也给炸坏了，倒下去的人立刻由新的禁卫军所替补，而他们的那位长官则一手舞旗，一手执剑，始终站在最前面。”

围绕八里桥头的战斗进入白热化的状态，清军和联军均投入大量兵力进行殊死的搏杀，一开始对阵双方使用的还是弓箭和枪弹，后来就是大刀对刺刀的白刃战，谢内维埃尔参谋在上呈法国陆军部的远征报告中写道：“八里桥，一个古老文明的雄伟纪念碑，此时呈现一派特别的景象：穿戴华丽的兵勇摇着军旗，毫无掩体，以杀伤力很弱的火枪，还击我军大炮加步枪齐射的攻势。”吉拉尔教士则感慨道：“这些英勇但并不灵活的战士，顶

住杀伤力很大的密集炮火，绝不后退一步，一直坚持了一个小时，最后宁肯全体战死，绝不放弃阵地。”

运河的两岸和桥上堆满了被惨烈的战斗遗留下的残缺不全的尸体。

就在这一刻，整个战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位挺立桥头的旗手身上。

“他的身材极为高大，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杏黄大旗，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，此乃僧格林沁之旗，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，因为它正在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。”埃里松这样写道，“当全军精锐所保卫的那座桥上已经横尸遍地，他依然屹立在那里，始终独自一人，任凭子弹在他的身边嗖嗖穿过，炮弹在他四周隆隆轰鸣，他也岿然不动，他的那股勇气，令我们都感到无限地钦佩。”

作为联军总指挥孟托班的翻译，埃里松回忆到了一个细节，那就是孟托班忍不住赞叹“真是一条好汉”！然后下令将这个旗手生擒活捉。

“几个士兵冲上前去，试图俘虏那个旗手，但就在这时，一颗流弹击中了他，杏黄大旗缓缓地向一旁倒去，随着它一起倒下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旗杆的痉挛的手。”

这是整个八里桥会战中最壮烈的一幕。

中午十二时，八里桥会战结束，距此十二里远的紫禁城被解除了最后一道屏障，当然，与帝国的首都一起即将遭受劫难的，还有西北方向的那座名为“万园之园”的圆明园……

159年过去了——159年，写这几个字，只是一瞬间的事情，但于历史而言，却满纸都是中华民族遭遇外来侵略和凌辱的伤与泪，以及在无数的失败和挫折中坚贞不屈终获涅槃的铁与血。如今的八里桥，桥下碧波荡漾，两岸绿草如茵，到处洒满了市民们的欢声笑语，然而，那以传播文明的嘴脸行侵略之实的铁蹄，那抢掠之后为了毁灭遗迹的可耻纵火，还有那以血肉之躯穿过弹片和硝烟的金戈铁马，那挥舞着杏黄大旗屹立不倒的伟岸身影，永远都不应该为炎黄子孙忘却。

（文/呼延云 来源：《北京晚报》）

没有退休金的古人如何养老

古代没有“退休金”的寻常百姓，是如何养老的呢？

在古代，百善孝为先，“家庭养老”是最传统的也是政府所倡导的，这也是古代养老的主要途径之一。

先秦时期，国家就将养老问题纳入制度，《礼记·王制》规定：“五十异粮，六十宿肉，七十贰膳，八十常珍，九十饮食不离膻。”意即家中50岁的老人吃细粮；60岁的老人吃肉；70岁老人增加副食；80岁的老人吃饕饻珍馐；90岁的老人需在床前伺候饮食。虽然这套饮食规定在当代看起来非常不科学，但在物质贫乏的年代，最好的美食都供给家中老人享用，体现“孝”为“忠”之基础，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美好观念。

另外，有关减免徭役的政策，《礼记》：“八十者，一子不从政。九十者，其家不从政。废疾非

人不养者，一人不从政。”意即家中有80岁和90岁以上的老人，则儿孙可以相应地减轻徭役。如果长辈有疾病需要有人照护，则儿孙中可有一人不服徭役。

汉朝，推行“以孝治天下”的孝道，对养老问题更加重视。特别是对“家庭养老”，有着极严的规定和要求，“养老令”在整个汉代一直遵行。汉律还规定：不赡养老人者，要在闹市执行死刑并示众。汉高祖刘邦曾做“鸠杖”赠送高龄老人，并成为一种制度，这种“老年证”的实用物象征特殊权利，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早的“老年人保护法”。

唐代继承了汉代给老人“赐杖”和“免税”等诸多做法。太宗对于老人的赏赐种类繁多，以粮食、生活用品、纺织品等为主。除了物质供给，“色养”还让家中的老人精神愉悦。唐代律法还规定，父母在，不远

游，不能存私房钱。如此规定，是为让子孙尽心尽力照顾好老人，较好解决“空巢”现象。

宋、明、清各朝的规定，依然有免除老人子孙赋税的待遇，同时都延续对老人丰厚的赏赐，比如朱元璋下诏：老者，只要品行善佳，都会记录以备国家财政补贴和资助。明代中期敬老达到新高度：百岁以上的老人，国家会定制华美的寿装，给予国家奖励。而《大清律》规定，孩子贫困而不赡养导致父母死亡的，要按照过失杀人的刑罚，判处儿子杖一百，流放三千里。

对于孤苦无依的老人，则有“存留养亲”“补给侍丁”等制度，并且越到后期这些制度就越完善。例如，南北朝为保证老人有子孙养老送终，北魏首创“存留养亲”制度，沿用到清代。存留养亲是指犯人的直系亲属年老，但家中没有其他人可以赡养老人时，对于

非犯重罪的犯人，允许他们通过一定的程序得到从宽处罚，让他们留下来照料老人。唐令还规定了“补给侍丁”制度，对80岁和90岁以上的老人，政府会安排相应的护工。

古代还有处于辅助地位的由政府举办的养老机构养老。如宋、元、明、清都曾实行“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养者，官为存恤”。南北朝时期创办“孤独园”，就是现在的养老院，在唐代宋代得到推广，宋朝民间的养老院兴起。明朝还加大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。即便到了清末国家较为衰弱之际，对养老的支出也丝毫不吝啬。当然，这些古人的养老制度记载于官方史料之中，是否全面得到落实并无法保证。

中国古代官员退休以后的养老优渥于百姓。“致仕”最早源于周代，汉之后形成制度，这是古代官员正常退休的称呼。一般致仕的年

龄为70岁，汉代只有高级官员有“致仕”，致仕条件是年老，或身患疾病。

汉代规定，俸禄两千石以上的高官，退休可以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，功勋非常卓越的少数官员，甚至可以享受原俸。另外，在退休时还有一次性的赏赐，如钱、黄金、粮食、房屋、车马等；唐朝官员在退休方面明确了“七十致仕”，如果不到70岁，但体弱多病的人也要退职。除非皇帝特批，否则唐朝官员退休后没有退休金，但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。明朝开始，退休年龄提前了10年以上，只要年满60岁，就鼓励退休；清朝官员退休年龄也为60岁，如果没满60岁因病提前退休没有俸禄可以领取，而满60岁又有世职的可以领取半俸，但对有特殊功勋的官员，则全数分发。

（文/王珉 来源：《北京青年报》）